



陈 仪
里老思想研究

中国民主出版社

00223

《美学论丛》特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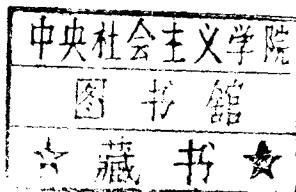
23

蔡仪美学思想研究

《美学论丛》编辑部编



200018676



中國廣濟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蔡仪美学思想研究

《美学论丛》编辑部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北京宏伟胶印厂印刷

北京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8.75印张

198千字 1986年5月 北京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1—3,500册

统一书号：2271.007 定价：2.25元

谨 献

此书纪念蔡仪同志八十诞辰

暨进行学术活动六十周年

目 录

- 蔡仪美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王善忠 (1)
蔡仪的哲学观
——一个唯物主义美学家的方法论 许 明 (26)
蔡仪美学的方法论问题 毛崇杰 (54)
蔡仪的自然美论及其理论贡献 严昭柱 (76)
哲学—美学思想史上的一个突破
——论蔡仪的美的观念 孟 固 杨宗兰 (109)
蔡仪美感种类理论初探 钱 竞 (135)
蔡仪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理论贡献 张国民 (153)
《新艺术论》述评 杨汉池 (182)
蔡仪美学思想的特点
——《美学论著初编》读后 尹恭弘 (208)
唯物主义美学在充实、发展中前进
——评《新美学》改写本第一卷 涂 途 (223)
美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一步
——读蔡仪主编的《美学原理》 吕德申 (248)
赞《美学原理》的唯物主义战斗精神 朱德真 (258)
编后记

蔡仪美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王 善 忠

蔡仪同志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蔡仪的著述在教育界、美学界有着相当的影响。特别是由他主编的《文学概论》，多少年来一直是高等学校的文科教材之一；近年来，由他主编的《美学原理提纲》也为不少高校的美学教师所采用；他所主编的《美学原理》已被列为高校的美学教材用书之一。

对于蔡仪的美学思想，过去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一些误解甚至曲解，他的理论没有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和接受，以致到了一九八〇年，有人在介绍建国以来我国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时，还认为：“对于蔡仪的具体论点，公开表示赞同的，可说迄今无一人。”^①当然，这种说法未免有些武断，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这几年来，随着蔡仪的《探讨集》、《蔡仪美学论文选》、《美学论著初编》（上、下册）等著作的先后出版，再加上他所主编的《美学知识丛书》以及《美学论丛》、《美学评林》、《美学讲坛》等丛书和刊物的陆续发行，广大美学爱好者和一些美学研究者才逐渐对蔡仪的美学观点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接触，并开始被人们理解和接受。我想，对于一种理论、一种观点的评价，首先是要能准确地理解它，然后才能辨别它的是非和价值。如果理解得不正确，或没有把握住它的真义，

^① 《美学》（2），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263页。

难免产生误解，而由此引起的论争也就成为无的放矢，因为它不能切中对方理论的要害，也不能对这一理论作出真释。

蔡仪同志今年八十岁，他从事文学活动已经六十年了，而他的美学研究工作，从一九四二年完成的《新艺术论》算起，也有四十几年了。作为后辈，检阅、学习蔡仪的美学论著，探索、研究他的美学思想，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介绍、评价他的美学研究成果也是义不容辞的。但判断蔡仪美学思想的价值及其在当代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这是一个既重要而又难度较大的课题，自己才疏学浅，难以把握全貌，这里所谈的几点，只是初步思考的线索，疏漏或不妥之处，祈望指正。

六十年前，蔡仪不仅开始了新文学的创作活动，而且接受了进步的思想，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种生活上、事业上和政治上的新的变化，对他以后的学习和工作，甚至对他的人生道路的选择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他开始用新的眼光来观察社会，使他对现实生活逐步有了真实的认识；另一方面，他开始用新的观点来看待人生，促使他对生活前途有了新的思索，使他决心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二十年代末，蔡仪东渡日本求学，他先后学习了哲学、文艺理论等课程。三十年代初的日本，左翼文化运动虽然屡遭右派及反动势力的打击，但是，翻译、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仍很流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活动也未中断。所有这些，都为蔡仪接触、了解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有利的条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介绍、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并学

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和有关文艺方面的著述。蔡仪在一九八一年所写的《自述》中，曾这样来说明当时的激动心情：“一九三三年第一次出版日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艺术的文献，其中提倡的现实主义与典型的理论原则，使我在文艺理论的迷离摸索中看到了一线光明，也就是这一线光明指引我长期奔向前进的道路。”^①事实也正是这样，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这“一线光明”的确一直在指引着他学术研究活动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拓了蔡仪的思路和视野，他在用新的世界观来考察文艺现象。虽然在三十年代后期，由于紧张、繁忙的抗日救亡运动，使他未能对所关心的文艺问题给予更大的关注。但到了四十年代初，由于工作方面的变动，使他又回到文艺和美学方面的研究上。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写出了两本有影响的专著：一本是较有系统的艺术理论的书——《新艺术论》；一本是较有系统的美学理论的书——《新美学》。这两本专著都冠以“新”字，这既表明了作者的写作态度，也表明了所论的内容。作者是用“新的观点”^②来探索艺术理论和美学问题的。所谓“新的观点”，不只是表现在这两本著作中，作者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和美学问题的一些精采言论，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更主要地，还表现在，贯穿这两本书的指导思想是与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来所流行的、旧的艺术理论、旧的美学观点不同的“新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蔡仪在一九八二年为自己的论文集所写的《序》中这样说：“在四十年代初期，我写完《新艺术论》之后又写了《新美学》。当时想试用唯物主义原则考察美学上的基本问题，并

① 蔡仪：《美学论著初编》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② 《美学论著初编》上，第9页

批判唯心主义的旧美学，为新美学的前进扫清道路。这是我最初研究美学问题的心情，也是一直至今写作美学论文的态度。”

①诚然，探讨美学问题，把它同哲学学说、同一般唯物主义联系起来考察的在中外美学史上都不乏其人，但是，在四十年代初的中国，又是在国统区，在美学专著中，把解决美学的基本问题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联系起来考察的却绝无仅有，而把美的本质问题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美的规律联系起来考察的更是凤毛麟角。蔡仪在《新美学》中，两次引用《手稿》中关于美的规律的精辟见解。他的著名的美的东西即典型的东西、美的规律即典型的规律的论点，就是受到《手稿》中某些论点的启示而提出的。不管人们是否承认或接受这个论点，但起码可以说，这个提法为正确解决美的本质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一条新的研究途径。

我们知道，在中外美学思想史上，对于美的看法，对于美的本质的解释，往往由于美学家们的哲学观点的不同而各异：有主观唯心主义的，认为美在于观赏者的心里；有客观唯心主义的，主张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也有唯物主义的，认为要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中、或从现实生活中寻求美的本质。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美学家们，虽然在某些方面，或在个别问题上对美学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但整个来说，由于他们的唯心主义哲学观，或虽具有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但由于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性质，妨碍他们最终彻底地解决美的本质诸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标志着人类思想史和哲学史上的真正的革命，它是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它对整个复杂的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现象作出了统一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制定

①《蔡仪美学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了认识的一般方法——唯物辩证法。辩证方法的客观基础就是物质世界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这一方法虽不能代替其他具体科学的方法，但却是它们的一般的哲学基础，并且成为一切领域中认识的工具。美学与哲学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在历史上，不少美学家是把美学当作哲学的一部分或一个分支来研究的。这不仅因为美学研究的许多根本问题是属于哲学研究的范围，还因为研究美学的许多根本问题必须以哲学研究为基础。但是，要想真正科学地解决美学上的许多重要问题，仅具有一般的哲学基础（哪怕是唯物主义的）是远远不够的（历史上中外美学家们所碰到的许多疑难之处就说明了这点），还必须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即掌握和依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行。

蔡仪是我国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解决美学基本问题的美学家之一，他在长期的科研工作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美学理论，他的理论是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的。在我国美学界中，他不仅自成一家，而且是较有成就的一家。蔡仪在美学领域里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绩，这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是分不开的。长期以来，他一直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关心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近几年来，他除了撰写美学问题的文章外，还写了不少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文章，如关于客观真理的问题，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及其成熟的主要标志问题，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多次探讨的文章，等等。这些哲学文章的写作肯定有助于他对美学问题的思考。如在《新美学》的改写工作中就有体现。他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探讨美论、美感论的哲学基础。

蔡仪的美学体系虽然在四十多年前就已经基本形成，今天

看来，它的出发点和一些基本论点仍然是正确的，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也经得住认真的推敲。但他并没有固步自封、停止不前。解放后，他写信给出版社，说不要再印行《新美学》。这说明，在新的形势面前，当他有条件熟悉了更为丰富的中外美学史料后，他感到《新美学》有着重要缺陷（当然，这“缺陷”决不是如后来某些人所指责的那些“缺陷”，关于这些，后面还要谈到），为了对读者负责，采取了慎重行事的态度，今天看来，当时完成的《新美学》，显然有浅薄、粗略、甚至错误之处。但是，我们看待它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时，应该注意到这样两点：一是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则来考察美学上的根本问题，它以新的论证来建立新的美学系统；二是这本书出现在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笼罩和统治旧中国美学领域的四十年代，这无疑会使那些徘徊于旧美学圈子内的读者看到一线曙光，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二

探讨蔡仪美学思想的历史地位，不能不注意到解放前我国美学研究的实际状况，不顾及到这一点，就不容易理解蔡仪美学思想的价值，也就不能给予它恰当地评价。

美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虽然产生较晚，但它的历史渊源，无论在我国还是西方，都是久远的。当然，人们对美学应该研究或者解决哪些问题，却又说法各异。中外美学史上，虽然不少人讨论过美的本质问题，也有人探讨过具体艺术部门的美的问题，但系统的阐述美学理论的著述并不多见，而且仅有的几部也多是唯心主义观点的，如鲍姆加登的《美学》、康

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这原因在于德国古典美学是从德国古典哲学中衍生出来的。虽然他们在试图辩证地解释许多重要的美学问题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他们的唯心主义理论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又是他们不可能克服的。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世纪初，虽然美学学说五花八门，也有几本以《美学》、《美学原理》命名的著作，但认真说来，它们对一些美学的基本问题的解说，甚至比起康德、黑格尔的理论来，也后退了一大步，如立普斯、克罗齐的美学观点。

我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更是丰富多采，有着独自的特点，无论是在术语、概念的涵义和使用上，还是在理论体系上，都有别于西方的美学理论。当然，这些美学见解多是融合在哲学、政治、历史等著作中。虽然有象《乐记》这样专门的音乐美学著作，也有象《典论·论文》、《文心雕龙》、《论画》、《古画品录》这样的文论、画论等部门艺术理论著作，但较为系统的阐述美学基本原理的著作并不多见。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还有一个特点，即与西方的交流几乎没有，思想家们不了解西方的情况，也很少受其影响。只是到了近现代，随着社会改革的需要，一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才开始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政治理论、文化思想，其中也包括对于近现代资产阶级美学理论的翻译、介绍。

从目前我们接触到的材料来看，在解放前的三十年间，除去一般文学和艺术理论专著及文章外，切实探讨美学基本问题的著作和论文是寥寥可数的。在文章中，不外乎这样几部分内容，一是介绍西方美学家或美学思潮的，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十八世纪的德国古典美学家席勒、康德、黑格尔，再到十九世纪以至近代的泰纳、费肖尔、立普斯、斯宾塞、格罗塞、谷鲁

斯、克罗齐、柏格森等，在流派方面，既有客观唯心主义、实证主义、直觉主义、心理学等的学说，也有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学说；一是谈论具体艺术种类的美学问题的，如美术、音乐、戏剧等；一是关于美论方面的文章。而在为数不多的美学理论文章中，美育问题的又占有较大份量。在专著方面，虽然有三两本叫“美学”的著作，但在当时和对后来影响较大的只有朱光潜的《谈美》和《文艺心理学》两本书。在翻译方面，相对说来，情况倒比专著好些，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有了马绍尔《美学原理》、克罗齐《美学原理》的译本，后又有克罗斯《美学原理》的译本。

从二十年代末开始，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提出了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任务。先后出版了“文艺理论小丛书”、“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以及东京“左联”分盟成员编译的“文艺理论丛书”，主要翻译介绍了梅林、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著述和苏联的有关文艺政策，瞿秋白还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文艺论著。在这期间，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们，一方面翻译出版了苏联、日本的一些研究者阐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观点的论文、专著，另一方面，着重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哲学和文艺的论著。这些工作，都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的普及和传播起了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文艺理论工作者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和观点来探索文艺创作、文艺理论中的一些问题。从广义上讲，这些译著和论文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部分。

综观当时的论文和译著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它们的内容是庞杂的，既有史的介绍（美学家的、美学流派和思潮的），

也有论的叙述（美的分析、美的标准、美感等）；它们的思想倾向也是多样的，既有唯心主义观点的，也有唯物主义观点的；既有近代现代资产阶级美学观点的，也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虽然观点众多，学说各异，但在当时，一般介绍的居多，由于译著者的倾向和爱好，对近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的介绍、翻译较为系统，也较多，如对立普斯、克罗齐等人的观点。所以，他们的美学思想较为流传，对一些美学爱好者也有相当影响。

在我国现当代美学史上，有两位学者的作用和影响是不能无视的。一位是蔡元培。他在“五四”前后，积极倡导美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并拟出具体的美育实施的方法。应该说，他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提倡道德教育和美感教育的思想和活动，这在当时反对“读经尊孔”的封建教育、反对宗教教育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在社会上、在教育界有一定影响。但是由于他的哲学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他的社会观是改良的，所以他把美感教育作为根除社会种种弊端、消灭剥削、压迫和平等现象的根本手段，而不是认为要通过革命活动来改变社会制度。这就显然过分夸大了美感教育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在当时就有人对“以美育代宗教说”表示疑义。

另一位是朱光潜。他从二十年代中期就开始撰写美学文章，三十年代他出版了对青年影响较大的《谈美》、《文艺心理学》等著作，并陆续翻译介绍了西方各唯心主义美学流派的著作和观点，如克罗齐的直觉说、立普斯的移情说、谷鲁斯的内模仿说等。虽然这些介绍对人们了解西方资产阶级美学思想有所帮助，但因为朱光潜在介绍时既不是纯客观地叙述，也不是批评式地，而是采取赞同的态度，所以，无论是他的美学著作还是翻译的美学著作，从整个思想体系来说都具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性质。这无疑会把一些美学爱好者引入歧途。同

时，也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文艺理论在我国的传播设置了种种障碍。如在三十年代初，朱光潜在《谈美》中说：“……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人心之坏，由于‘未能免俗’。什么叫‘俗’？这无非是象蛆钻粪似地求温饱，不能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作高尚纯洁的企求；总而言之，‘俗’无非是缺乏美感的修养。”显然，这里已由谈美联系到社会制度的好坏了，朱光潜认为，“谈美”，谈“美感的修养”就可以根治社会之“糟”。本来，在剥削阶级的政治制度下，这样把“美感的修养”当做救国救民的根本方法就是错误的，更何况这是在全民抗战迫在眉睫的时刻呢！朱光潜对当时的这种局势是清楚的，但他仍在《谈美》一书的开卷说：“谈美！这话太突如其来！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年头，我还有心肝来‘谈风月’么？是的，我现在谈美，正因为时机实在太紧迫了。”^①这就过份强调美学的作用了。事实上，这样做的结果，只会引导人们逃避现实，沉湎于所谓“美感的修养”中了。由于朱光潜在自己的美学著述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美学诸流派，又由于他的文笔优美、通俗易懂，再加上当时类似的读物匮乏，读者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很自然地，他的美学论文和著作就成了一些美学爱好者的热门读物。而且他在北京几所高校任教时所用的教材就是《文艺心理学》的书稿。所以，他的美学观点在青年中还是有影响的。有人在评价朱光潜这一阶段的成就时说，他“增加了人们对西方近代美学的了解，普及了美学知识，对美学这门科学在中国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②这样说是可以的，但

^①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45—446页。

是不够。因为西方现代各派唯心主义美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更加促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研究，从新的观点来研究美学，决不能让唯心主义各流派的美学思想在我国任意泛滥，贻误后学。周扬一九三七年在《知识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我们需要新的美学”的文章，他一九四二年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同年又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了题为“唯物主义的美学”的文章。还有一些同志也写了评论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文章。这也可以说是对当时流行在国统区的资产阶级美学思想的一种论争、批评形式吧！

三十、四十年代的中国，虽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研究活动已经陆续展开，但在当时，专门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美学理论著作并没有问世。其实，就是在苏联，虽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开始较早，也先后出版过不少有关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的论文集，但作为系统的美学理论著作，也只是到了一九六〇年才出版了由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艺术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一书。尽管这本书的某些论点还有可商榷之处，但它总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的名义出现了。由此可见，要建立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是多么不容易。

蔡仪美学论著的出现，表明了作者对当时美学研究状况的不满和挑战，《新美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冲破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的束缚，试图为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扫清道路。

三

蔡仪的美学思想最早集中体现在他的《新美学》中。在对

②《中国美学史》第1卷，第51页。

待美学的根本问题上，他没有沿袭陈规旧说，也没有停留在对旧学说的修修补补上，而是进行着新的探索。正是这理论上的新尝试才逐渐形成了蔡仪美学思想的体系和特色。

那末，蔡仪美学思想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或者说，他的美学思想与当时其他美学家的不同之点在哪里呢？

我想，最主要的区别应在于方法论的不同。对于一门科学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才能同所研究的客体相适合，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方法是达到目的的方式，如果它与所研究的客体相适合，就说明这个方法是客观的和正确的。虽然各个具体科学都有其特殊的方法，但它们也有着认识的一般方法。由于哲学观点的不同，认识的一般方法也不同。唯心主义者往往以精神、观念的特点来解释认识的方法，在他们看来，方法是人类为了便于认识而随意创造的，他们把方法看做纯粹主观的范畴。黑格尔虽然认为方法是内容自身的运动，不能离开内容去谈什么方法。但他把方法的作用绝对化了，把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缩小为认识的规律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则不同，它的出发点是承认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规律是认识方法的基础。而认识的方法只有在它反映现实本身的客观规律时，它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①它既是认识的一般方法，又是运用于认识中的方法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既以对象的辩证法为依据，又以它在思维中反映的特点为依据。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注重思维活动的特殊规律性，并把这规律性同社会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实践作用联系起来。这个特点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根本有别于唯心主义方法论，也使它优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方法论。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